

《时间机器》中瓷器承载的他者想象与自我建构

吕雯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日

摘要

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创作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中, 瓷器多次出现。瓷器在英国曾被用于想象他者与构建自我。已有《时间机器》相关研究往往只粗略论及其中的瓷器, 忽略了威尔斯如何用瓷器建构他者与自我。在《时间机器》中, 瓷器是威尔斯建构他者与自我的重要载体。威尔斯将他者瓷器化, 将其塑造为衰败的、退化的。同时, 他将时间旅行者比作打破瓷器之人, 借此建构了与他者相反的繁荣的、进步自我, 实现自我夸耀。此外, 威尔斯还暗示这样的自我面临威胁。

关键词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时间机器》, 瓷器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s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Carried by the Porcelain in *The Time Machine*

Wen Ly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February 24, 2026; accepted: March 26, 2026; published: April 3, 2026

Abstract

In *The Time Machine* by Herbert George Wells, the porcelain appears several times. The porcelain was used by the British to imagine the Others and to construct itself. Current studies on *The Time Machine* have touched upon the porcelain in it, but only roughly. They have ignored how Wells has

used the porcelain to construct the Others and the self. In *The Time Machine*, the porcelai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Wells's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s and the self. Through chinanizing the Others, Wells portrays the Others as degenerated and degraded. Meanwhile, Wells likens the Time Traveller to a porcelain-destroyer, thus constructing a prosperous and progressive self and achieving self-boasting. Wells has also indicated that this self is threatened.

Keywords

Herbert George Wells, *The Time Machine*, The Porcelai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创作的《时间机器》中,主人公时间旅行者乘坐自己制造的时间机器去到了处在不同时间点上的未来世界,见证了人类和生物的退化与灭绝以及地球的末日景象。该小说“开创了科幻小说体裁”([1]: p. 36),具有重要意义。

《时间机器》已有研究十分丰富。部分学者关注《时间机器》中反映的威尔斯对维多利亚时期的阶级问题的看法。达可·苏恩文(Darko Suvin)认为,在威尔斯笔下,资本主义框架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未崩溃,也未被取代([2]: p. 213)。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尤其批评了威尔斯对莫洛克人的处理,认为威尔斯轻视工人阶级,试图向富裕资产阶级靠拢[3]。廖望则认为,威尔斯通过并置三个不同时间下的同一空间,展现了社会退化的可能性,批判了当时社会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发的乐观主义,也通过书写未来人类的退化,展现了维多利亚社会的阶级剥削的潜在严重后果[4]。还有的学者讨论威尔斯对英帝国的看法。保罗·坎托和彼得·胡夫纳格尔(Paul A. Cantor and Peter Hufnagel)指出这部小说深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同时体现出威尔斯对英帝国衰落的警惕[1]。陈才指出,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存在双重叙事,既体现了威尔斯在繁荣的英帝国背景下自然培养的帝国意识以及对繁荣帝国的自豪,又体现了威尔斯对帝国未来的担忧[5]。王玉莹和何敏关注《时间机器》中引入英国的东方植物,挖掘了威尔斯在描写相关植物时的矛盾态度:威尔斯既通过东方植物展现了东方诱惑与威胁的一面,又通过塑造东方植物的正面特征强调人类为一个整体的观念[6]。此外,科林·曼洛夫(Colin Manlove)将《时间机器》放置在维多利亚时代机器生产发展的背景中,研究威尔斯有关机器的复杂态度[7]。黎婵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威尔斯早期科幻小说中的他者形象塑造。黎婵指出,威尔斯基于进化论进行文学创作,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将唯美主义者、贵族化的资产阶级、东方、女性等塑造为退化的他者[8]。部分学者关注到《时间机器》中的瓷器。玛丽安娜·沃纳(Marina Warner)简单论及小说中的瓷器,认为瓷器代表着“社会、文化,甚至伦理可能有的效果”,但仍强调“像瓷器一样,这些效果是脆弱的,只能提供无效的幻想,就像柳树图案盘提供了浮华的中国幻想一样”([9]: pp. xxv-xxvi)。黎婵指出,衰败的绿瓷宫与埃洛伊人瓷器般的面容“反讽地暗示了唯美主义者对中国瓷瓶的审美趣味”([10]: p. 83)。王玉莹和何敏认为颇具东方气质的青瓷宫是神秘而又危险的,时间旅行者在其中获得了对抗莫洛克人的火柴和樟脑,却又导致薇娜丧生,受到了惩罚([6]: pp. 59-60)。但是,这些学者并没有对该小说中的瓷器进行全面考察,因而未能充分分析瓷器在该小说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大部分学者尤其关注《时间机器》中反映的威尔斯的阶级观念和帝国观念,有的学者关注威

尔斯对机器的复杂态度，或关注《时间机器》中的他者塑造，还有的学者关注到小说中的瓷器。已有研究并未集中研究《时间机器》中的瓷器，尤其未能关注瓷器在塑造自我和他者形象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瓷器是小说中的重要物件，凝结了小说中几乎所有他者形象，集中呈现了威尔斯的性别、帝国、阶级等观念。在《时间机器》中，通过将他者瓷器化，威尔斯将性别、帝国、阶级等方面的他者塑造为衰败的、退化的；同时，威尔斯将和自己同属英帝国小资产阶级男性的时间旅行者比作打破瓷器之人，借此建构了与他者相反的繁荣的、进步自我，实现自我夸耀。

2. 瓷器——承载他者想象与自我建构之物

在英国，瓷器是承载他者想象与自我建构的重要物件。

中国瓷器经由葡萄牙人传入英国，在17世纪初属珍稀物，17世纪末在玛丽二世女王的影响下，受到上流社会青睐，也逐渐成为百姓人家的日用品，并于18世纪在英国掀起了瓷器热([11]: pp. 32-33; [12]: p. 96)。这股瓷器热引发了英国精英的关注与对抗，“在器物的层面拉开了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角力与冲突的序幕”([11]: p. 34)。除了在制瓷工艺上力图达到中国相当水平，英国精英在美学上贬低中国瓷器审美；在道德上将中国瓷器与道德缺陷相关联；在贸易上，或是宣传消费中国陶瓷对国内经济的消极影响，或是将中国收编为英帝国的“陶工”；在文学创作和游记书写上，贬低中国瓷器，抬高英国瓷器([11]: pp. 34-50)。在这一时期，英帝国将中国瓷器化，以瓷器的特征来想象中国，将中国想象为“华而不实、不堪一击和野蛮怪诞”([13]: p. 73)。同时，英帝国还将女性瓷器化，将瓷器女性化，投射男性审美与欲望，并借此建构男性形象([12]: pp. 96-99)。可见，瓷器在这一时期被英帝国用来想象中国、想象女性，也被用来构建英帝国形象和男性形象。

此后，瓷器在英帝国对自我和他者的想象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英帝国使用中国元素装饰英国瓷器并为其创造中国风故事——柳树图案及其故事，借此实现英帝国的自我建构和自我夸耀[14]。这种图案后来“成为19世纪英国最流行的中国风瓷器图案”，此后“中国风中沉淀下来的青花瓷之风弥漫了整个英国社会”([15]: p. 65)。此外，青花瓷器等带有东方色彩的物品后来也颇得唯美主义者的钟爱([16]: p. 72)。19世纪，“日本风”盛行，唯美主义者也推崇日本艺术、东方审美，以此宣扬自己的审美原则和观念([16]: pp. 103-108)。E. W. 戈德温(E. W. Godwin)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和詹姆斯·阿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设计的“审美之家”以日本风格为主，装点了许多具有东方色彩的物品，其中就有各种青花瓷器([16]: p. 115)。王尔德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便喜欢收藏中国风格的青花瓷，青花瓷成为他身边的唯美主义者的“身份标志”([15]: p. 64)。他酷爱中国瓷器，并借此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哲学思考([17]: pp. 19-20)。在2005年发行的《时间机器》企鹅图书版本的导论部分，玛丽安娜·沃纳仍根据瓷器“易碎”的特点来阐释小说中的瓷器的象征意义，认为瓷器代表着“社会、文化，甚至伦理可能有的效果”，尽管“像瓷器一样，这些效果是脆弱的，只能提供无效的幻想，就像柳树图案盘提供了浮华的中国幻想一样”([9]: pp. xxv-xxvi)。可见，到当代，瓷器仍或多或少与中国相关联，瓷器的特征具有的象征意义仍在被使用、被阐释。总之，在英国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瓷器在英国整体和个人的他者想象和自我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时间机器》中，瓷器也承载着威尔斯的他者想象和自我建构：威尔斯通过将他者瓷器化，将象征退化的特征与他者相联系，暗示他者的颓废、退化；同时，威尔斯将和自己同属英帝国小资产阶级男性的时间旅行者塑造为打破瓷器之人，将时间旅行者和颓废、退化的他者对立，以此塑造繁荣、进步自我，实现自我夸耀。

3. 瓷器承载的他者想象

在《时间机器》中，威尔斯通过想象对立的他者来实现自我塑造。这样的他者包括女性、东方和工

人阶级。威尔斯将这些他者塑造为衰败的、退化的，而瓷器则是这种塑造的载体。

在《时间机器》中，埃洛伊人被瓷器化，被威尔斯塑造为具有女性气质的未来之人、人类退化的结果。时间旅行者初遇埃洛伊人不久便点评到，埃洛伊人“如德累斯顿瓷器般美丽”([18]: p. 31)。埃洛伊人的美丽被比作德累斯顿瓷器的美丽，埃洛伊人被瓷器化。任晓晋和侯铁军指出，“中国瓷器胎体白皙，釉色莹润，装饰高雅，纯洁精致，这些特质使得它与肤色白皙的英国女性，尤其是穿戴讲究、举止高雅、重视贞洁的中上层女性有不少相似之处”([12]: pp. 96-97)，因此英国便有瓷器化女性、女性化瓷器的倾向([12]: pp. 96-99)。瓷器精美、优雅、脆弱，有的瓷器白皙透亮，这对应了传统观念下有魅力的女性的特质——美丽、优雅、柔弱、肤若凝脂。德累斯顿瓷器(Dresden-china)亦即麦森瓷器。一篇发布于1900年的文章指出，麦森瓷器在不同时期曾被称作“萨克森、老萨克森、德累斯顿瓷器，或麦森瓷器(Saxe, Vieux Saxe, Dresden China, or Meissen Porcelain)”([19]: p. 123)。在《时间机器》发行前，麦森瓷器的风格大致为：1833年后是“希腊-哥特风(greco-gothic style)”，这种风格呈“没有生气但明亮的金色等颜色”([20]: p. 87)；1852年前后麦森瓷器特点是有“多变的色彩”([20]: p. 87)，同时，旧式风格复兴([20]: p. 87)，尤其是洛可可风格(Rococo-style) ([20]: p. 88)，但在19世纪中叶，财政部门建议限制这种风格的瓷器生产([20]: p. 88)；19世纪后半叶，麦森瓷器发展向好，规模扩大([20]: p. 92-93)，技术进一步精进，麦森瓷器更加精致([20]: p. 93)。总之，威尔斯将埃洛伊人比作德累斯顿瓷器，突出说明了埃洛伊人外表的华丽和精致。当埃洛伊人被比作同样精致、漂亮的德累斯顿瓷器时，他们便被瓷器化，也自然而然被女性化。埃洛伊人初登场时，威尔斯便强调了他们的女性特征。时间旅行者对他见到的第一个埃洛伊人的印象暗合上述女性化瓷器的特征：“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漂亮、优雅，但有种无法形容的虚弱”([18]: p. 29)。见到更多的埃洛伊人之后，时间旅行者指出他们声音“甜美又清脆”([18]: p. 30)，他们“优雅温顺”“看上去如此脆弱”([18]: p. 31)，而且他们“耳朵小得出奇，嘴巴也小，两片薄薄的嘴唇呈鲜红色，下巴小而尖，眼睛大而柔”([18]: p. 31)。在威尔斯笔下，埃洛伊人的美丽是女性化的美丽。威尔斯还暗示他们缺乏男子气概：“脸上半根毫毛都没有”([18]: p. 31)；他更直接指出他们具有女性特征：“有着同样柔软无毛的面庞和同样浑圆的少女般的肢体”([18]: p. 37)。这样具有女性特征的瓷器化的埃洛伊人在威尔斯笔下变成了退化的、衰败的代表。在时间旅行者初到未来世界，还没有见到埃洛伊人的时候，他突然担心自己穿越后的处境：“要是这个时代的人类丧失了人性，变得冷酷无情，而且还力大无比呢？”([18]: p. 27)。此句中，“人性”一词对应英语原文为“manliness”，“冷酷无情”对应的是“inhuman, unsympathetic”([21]: p. 22)。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在19世纪仍然流行的用法中，“manliness”主要含义为：“男性特质或特点；传统上与男性而非与女性或儿童相关联的那种力量、刚毅或顽强”[22]¹；而“inhuman”指“没有对人来说正常或自然的品质；尤指，缺乏天生的善良或怜悯之心；残忍、冷漠、冷酷”的含义[23]²，强调“非人”。威尔斯在此借时间旅行者之口，将丧失男子气概与非人类相关联。虽然这是时间旅行者还未见到真实的未来人类时稍有偏差的推测，但却呼应了威尔斯对退化的埃洛伊人的塑造：他们缺乏男子气概，因此不算是时间旅行者和威尔斯认知中的人类，而且他们变得情感冷漠，是人类退化的结果。此外，见到埃洛伊人后，时间旅行者多次直接指出他们是衰败的、退化的：“我似乎撞见了衰败中的人类”([18]: p. 39)；“埃洛伊人就像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已经退化成美丽的摆设”([18]: p. 76)。尽管后来时间旅行者在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后不断修改自己的推测，但埃洛伊人是退化的人类这一点却没有被推翻。总之，在威尔斯笔下，如瓷器一般具有女性气质的埃洛伊人是衰败的、退化的，威尔斯借此将女性特质

¹英语原文为：“Manly qualities or characteristics; the type of strength, fortitude, or hardiness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men as opposed to women or children” [22]。

²英语原文为：“Not having the qualities proper or natural to a human being; esp. destitute of natural kindness or pity; brutal, unfeeling, cruel” [23]。

等同于衰败与退化的标志。而瓷器也因此成为威尔斯笔下衰败与退化的标识。

在《时间机器》中，东方凝结为一座青瓷宫殿，被威尔斯塑造成为退化与倒退的象征。青瓷宫殿在小说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威尔斯用了一整章描述青瓷宫殿的外表和内在，小说也在这一章后达到高潮。青瓷宫殿这一重要元素与东方密切相关。时间旅行者第一次远远望见青瓷宫殿，便强调了青瓷宫殿的东风色彩：“它比我所知的最大的宫殿和废墟还要大，其正面带有东方色彩：表面泛着光泽，呈淡蓝绿色，像某种中国瓷器的颜色” ([18]: p. 68)。此外，在这一宫殿的正面“刻着一些未知的文字” ([18]: p. 84)，王玉莹和何敏认为这些文字是“东方的埃及或者中国的象形文字” ([6]: p. 59)。总之，这一宫殿的特征是非英帝国的、东方的。而通过强调这一宫殿的材质是瓷器，强调这一宫殿的东风色彩，威尔斯将东方化作青瓷宫殿。因为瓷器已然成为威尔斯笔下衰败与退化的标识，故而被青瓷宫殿化的东方在威尔斯笔下也成为衰败的、退化的。此外，威尔斯特意强调青瓷宫殿是淡蓝绿色，实际上是通过颜色进一步将青瓷宫殿化的东方与衰败、退化相联系。《时间机器》不仅幻想了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的世界，还幻想了更远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已经灭绝，地球一派衰败之景，宇宙也发生了大变化，太阳丧失了活力。在这一时期，尽管事物种类繁多，但这些事物的颜色比较单调，大多为灰黑色，各种程度的红，以及绿色。在未来世界里，绿是“树林中的苔藓或洞穴里的地衣一样浓绿，都是些终年生长在阴暗处的植物” ([18]: p. 109)；是“巨蟹状的生物” ([18]: p. 109)身上的“布满绿色的癍痂” ([18]: p. 110)；是“世界笼罩在可恶的荒凉之中……清一色看起来有毒的绿色地衣” ([18]: p. 110；笔者删减)等。绿是衰败世界的特征之一，因此淡蓝绿色的青瓷宫殿也是衰败的象征，青瓷宫殿化了的东方在威尔斯笔下也因此与衰败、退化联系在一起。此外，威尔斯还细细描述了青瓷宫殿中不同展厅的破败情况，不遗余力地描绘了该宫殿中的破败之景：青瓷宫殿“殿里空无一人，已经沦为废墟” ([18]: p. 84)；其中一个展厅陈列着“大型机器，它们大都腐损得厉害” ([18]: p. 87)；一个展厅两侧挂满了“腐掉的书籍残页” ([18]: p. 88)，让时间旅行者领悟到“劳动的巨大浪费” ([18]: p. 89)；还有“原本可能陈列着的子弹和火药都已腐化为尘土” ([18]: p. 91)等。通过这些描述，威尔斯进一步将青瓷宫殿化了的东方和衰败、退化联系起来。综上，在威尔斯笔下，青瓷宫殿是衰败的、退化的，而青瓷宫殿代表的东方也成了威尔斯笔下衰败与退化的代表。

此外，同青瓷宫殿一样，瓷器化、女性化的埃洛伊人也代表着威尔斯眼中衰败与退化的东方。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归纳到，欧洲倾向认为“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 ([24]: p. 51)。萨义德的总结呼应了威尔斯对埃洛伊人的塑造。威尔斯笔下，埃洛伊人三分钟热度，做事没有耐心，“会像孩子一样惊呼着来到我身边，但也会像孩子一样转眼就停止对我的观察” ([18]: p. 36)。其中，维娜“完全像个孩子”；她十分感性，会因为时间旅行者扔下她而“悲痛欲绝，近乎疯狂地抗议离别” ([18]: p. 56)。在威尔斯笔下，埃洛伊人代表的东方就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 ([24]: p. 51)。

除了女性和东方，莫洛克人影射的工人阶级也是威尔斯笔下的他者。在威尔斯笔下，工人阶级成了更容易退化到人性泯灭的野兽状态的人类。莫洛克人并不像埃洛伊人和东方那样直接被瓷器化，他们并没有直接和瓷器挂钩，更没有像埃洛伊人那样被直接比作瓷器。但是，莫洛克人居住在昏暗无光的青瓷宫殿深处，受青瓷宫殿庇护——“漆黑的展廊深处传来怪异的啪嗒啪嗒声，跟我先前在井下[莫洛克人居所]听到的噪声一模一样” ([18]: p. 88)，他们和瓷器化了的埃洛伊人和东方一样，是威尔斯笔下、时间旅行者眼中衰败的、退化的他者。莫洛克人和青瓷宫殿中的其他物件一样，都是人类文明衰落的代表。退化后的莫洛克人保留了较少的人类特征，像动物、像野兽：莫洛克人是“怪异的像猿猴似的小动物” ([18]: p. 60)；他们“长着一双怪兮兮的灰红色的大眼睛，脑袋和背上长有淡黄色的毛” ([18]: p. 61)；时间旅行

者“甚至说不清它[莫洛克人]是用四条腿跑，还是只用低垂的前肢跑”([18]: p. 61); 莫洛克人还擅攀爬，“真像个蜘蛛人!”([18]: p. 61); 莫洛克人还有反光的眼眸，这是“夜行性动物的一大特征”，就像“猫头鹰和猫”([18]: p. 63)。而且莫洛克人还有吃人肉的习惯，他们居住的地方“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新鲜的血腥味”([18]: p. 71)，这是埃洛伊人的血的味道。莫洛克人在蔓延开来的血的味道中安然自得地生活，并且持续捕杀孩童般的埃洛伊人。他们已退化到了完全丧失人性的地步。埃洛伊人中的维娜被时间旅行者拯救后展露出感激之情，而莫洛克人却十分邪恶，没有情感，退化程度更高。总而言之，在威尔斯笔下，青瓷宫殿深处的莫洛克人所影射的工人阶级也是他者，和其他他者一样，象征着衰败与退化。

4. 瓷器承载的自我建构

除了将埃洛伊人比作瓷器，将东方比作青瓷宫殿，将工人阶级与青瓷宫殿联系起来，来塑造衰败的、退化的他者，威尔斯还借第一层叙述者之口，使用了另一个与瓷器相关的比喻，借此预示时间旅行者和威尔斯本人最终会实现的自我建构。小说刚开始，第一层叙述者说到他们不相信时间旅行者制造的时间机器是因为时间旅行者“是个聪明到叫人不相信的人”，而且“把他当回事的那些严肃的人从来都捉摸不透他的行为：他们知道，把自己有眼光的名声托付给他，无异于用蛋壳般易碎的瓷器来装点托儿所”([18]: p. 14)。威尔斯将时间旅行者比作可能会打破瓷器之人，这一形象也成为小说中时间旅行者一以贯之的形象。时间旅行者打破了象征女性、东方、工人阶级的瓷器，被威尔斯建构为英帝国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男性。而这正是同属英帝国小资产阶级男性的威尔斯的自我建构。经由时间旅行者，威尔斯实现了自我夸耀。

通过将女性气质塑造为衰败、退化的征兆，威尔斯建构起了具有男子气概的进步自我。这体现在时间旅行者对待瓷器化的、女性化的埃洛伊人的态度上。初见面时，时间旅行者推测未来时空中的人会变得更为先进，而自己则会变得格格不入，被肆意杀害，因此时间旅行者惶恐不安，失去了信心：“我或许看上去就像一头来自远古的野兽，显得可怖又可恶，马上就要被宰杀”([18]: p. 27)。然而遇到埃洛伊人之后，时间旅行者却恢复了自信。时间旅行者遇到第一个优雅、漂亮、虚弱的埃洛伊人后，他立刻恢复了自信——“一看到他，我就又恢复了自信”([18]: p. 29)，威尔斯暗示到让时间旅行者如此迅速恢复自信的是其与少女般退化的埃洛伊人相对的男子气概。时间旅行者还直接明确了这一点：“这些漂亮的小人的确能激发我的自信——他们优雅温顺，像孩子般无忧无虑”([18]: pp. 30-31)。此外，初见面时，时间旅行者在强调埃洛伊人的少女化特征之余，还不忘强调自己与众不同的男子气概：他认为与埃洛伊人“甜美又清脆”的声音相比，自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太过刺耳深沉”([18]: p. 30)。时间旅行者好似在反省自己的声音不好听，实则是在为自己的男子气概沾沾自喜。除了说埃洛伊人有“浑圆的少女般的肢体”([18]: p. 37)，时间旅行者还直接将埃洛伊人比作会因为“很不得体的手势”而感到被侮辱的“心思敏感的女人”([18]: p. 50)，从而反衬出他自己是与女性相对的，有侵略性的、粗鲁的、不文雅男性。这样的男子气概却正是威尔斯认为代表着进步的特征。

同样，通过将东方描绘为衰败的、退化的，威尔斯建构、夸耀了时间旅行者所属的英帝国。在《时间机器》中，时间旅行者怀疑青瓷宫殿曾是一座博物馆，是“南肯辛顿的遗址”([18]: p. 85)。这暗示到，在时间旅行者的时代，这座博物馆不是一片废墟，不是一座遗址，并不处于废弃状态，而是处于繁荣状态，也暗示时间旅行者的时代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威尔斯借此暗示时间旅行者所处时代的英帝国的繁荣、文明和进步。《时间机器》的故事大概发生在1893年12月前后([25]: p. 97)，时间旅行者的时代实际上是威尔斯本人所处的时代。因此，威尔斯将东方塑造成衰败的、退步的，目的在于突显、夸耀自己的英帝国的繁荣。此外，通过将埃洛伊人瓷器化、东方化并突出他们的退化，威尔斯进一步塑造了进步的英帝国自我，并进行自我夸耀。欧洲往往将东方想象为“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

视自己为“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 ([24]: p. 51)。当幼稚、感性的维娜因为与时间旅行者分别而悲痛欲绝时，时间旅行者成熟、目标明确。面对维娜的“幼稚的爱慕”和离别的痛苦，时间旅行者感到麻烦：“这个世界的问题需要搞清楚……我来到未来不是为了谈情说爱”“她的关爱给我带来了慰藉，同时也带来了等量的麻烦” ([18]: p. 56; 笔者删减)。威尔斯借此将来自英帝国的男性时间旅行者塑造为“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 ([24]: p. 51)。

通过将工人阶级后代莫洛克人塑造成完全丧失人性、退化的人类，威尔斯将时间旅行者建构为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主体，实现自我夸耀。的确，威尔斯借时间旅行者之口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阶级剥削的现实，但是面对曾经的压迫者的后代埃洛伊人以及曾经的被剥削者的后代莫洛克人，时间旅行者和威尔斯的同情是向埃洛伊人倾斜的。面对埃洛伊人，时间旅行者坦白到：“我甚至想对这些不幸的衰败贵族报以卡莱尔式的蔑视”但是“尽管智力退化得厉害，埃洛伊人仍然保留了大量人类的特征。我没办法不同情他们，也没办法不分担他们的落魄和恐惧” ([18]: p. 83)。威尔斯让曾经的剥削者的后代埃洛伊人保留了人类特征，而让受压迫者的后代莫洛克人变得极度非人，并让时间旅行者同情埃洛伊人，分担埃洛伊人的“落魄和恐惧” ([18]: p. 83)，这体现了威尔斯和时间旅行者的阶级态度。需要注意的是，威尔斯小说开篇就勾勒了两位叙述者的阶级身份。时间旅行者和第一层叙述者是属于同一个圈子里的朋友，这一个圈子里的人几乎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或专业精英，比如市长、心理学家、医生、日报编辑、记者。虽然编辑称时间旅行者的薪水为“微薄的收入” ([18]: p. 18)，但从文中细节可以看出时间旅行者的生活相对优渥：他有不止一个仆人，而且他在使唤仆人时并不感到不自然。总之，通过同情保留了更多人类特征的压迫者的后代，并表达对变得非人的工人阶级后代的反感与恐惧，威尔斯将时间旅行者建构为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实现自我夸耀。

虽然威尔斯构建了开化的、繁荣的、进步的自我，但他通过情节安排、文本语言轻微颠覆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暗示自我所受威胁。情节安排方面，瓷器化、女性化、东方化的埃洛伊人断送了人类文明；青瓷宫殿等东方建筑、东方植物入侵了伦敦；而退化的、没有人性的莫洛克人的袭击更体现了这种威胁。文本语言方面，威尔斯暗示了自我被颠覆的可能性。首先，威尔斯笔下工人阶级后代莫洛克人退化到了丧失人性、食人肉的地步，但在小说刚开始，威尔斯也强调了时间旅行者的食肉者这一身份。时间旅行者回到其时空后专门嘱咐道：“给我留点羊肉，我急需吃肉” ([18]: p. 17)。终于吃到肉时，他说：“又可以用餐叉叉肉啦，真是乐事一桩！” ([18]: p. 19)。英文原文中，“用餐叉叉肉” ([18]: p. 19)对应的短语是“stick a fork into meat” ([21]: p. 15)，这一短语十分暴力，和残忍的莫洛克人的食人行为呼应 ([9]: p. xxiv)。其次，时间旅行者总是居高临下地将被瓷器化、女性化、东方化的埃洛伊人视作孩子，但时间旅行者自己也被比作小孩。时间旅行者学习埃洛伊人的语言时，认为他们不严肃只会玩乐：“我就像个置身在孩子中间的老师，固执地模仿学习” ([18]: p. 35)。明明教授语言的埃洛伊人才是老师，却被时间旅行者看做小孩。但当时间旅行者发现自己的时间机器被偷而崩溃时，他又反过来认为自己“像个愤怒的孩子一样大叫大嚷” ([18]: p. 47)。居高临下的时间旅行者也像埃洛伊人一样有孩子气的一面。总而言之，威尔斯笔下开化的、繁荣的、进步的、令他夸耀的英帝国小资产阶级男性自我实际上具有局限性，面临着被他者颠覆的潜在威胁。

5. 结论

总而言之，在《时间机器》中，威尔斯运用瓷器想象他者、构建自我。威尔斯将他者瓷器化，在赋予瓷器衰败、退化特征的同时，将他者塑造为衰败的、退化的。与此同时，威尔斯将和自己同属英帝国小资产阶级男性的时间旅行者比作打破瓷器之人，将他塑造为区别于衰败的、退化的他者之人，借此建构了与他者相反的繁荣的、进步自我，实现自我夸耀。此外，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还借用瓷器批判了

维多利亚时期唯美主义者的审美趣味。唯美主义盛行之时，英国社会的反唯美主义之风也兴盛，出现了许多抨击唯美主义的作品([16]: pp. 57-60)。其中唯美主义者对青花瓷器的喜好也被讽刺、抨击。乔治·杜·摩里埃(George du Maurier)在 1880 年 10 月 30 日于《喷趣》(*Punch*)上刊登的《六星茶壶》(“The Six-Mark Tea-Pot”)漫画便嘲讽了王尔德对青瓷的追捧([16]: p. 72-75)。通过将瓷器和退化的埃洛伊人、莫洛克人以及衰败的青瓷宫殿相关联，威尔斯进一步使瓷器和退化、衰败特征关联起来，威尔斯借此抨击了热衷于瓷器的唯美主义者。正如黎婵所说，衰败的绿瓷宫与埃洛伊人瓷器般的面容“反讽地暗示了唯美主义者对中国瓷瓶的审美趣味”([10]: p. 83)。

参考文献

- [1] Cantor, P.A. and Hufnagel, P. (2006) The Empire of the Future: Imperialism and Modernism in H. G. Wells. *Studies in The Novel*, **38**, 36-56.
- [2] Suvin, D. (1979)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3] Caudwell, C. (1971) H. G. Wells: A Study in Utopianism. In: *Studies and Further Studies in a Dying Cul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73-95.
- [4] 廖望. 赫伯特·威尔斯《时间机器》中的身体退化危机书写[J]. 文化研究, 2022(1): 81-96.
- [5] 陈才. 威尔斯《时间机器》的双重叙事[J]. 外国文学, 2015(2): 87-94, 159.
- [6] 王玉莹, 何敏. 诱惑与毁灭: H. G. 威尔斯《时间机器》对东方植物的矛盾想象[J]. 英语文学研究, 2022(1): 53-65.
- [7] Manlove, C. (1993) Charles Kingsley, H. G. Wells, and the Machine in Victorian Fictio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48**, 212-239. <https://doi.org/10.2307/2933891>
- [8] 黎婵. 进化的阴影: 威尔斯科幻小说中的他者形象研究[J]. 外国文学评论, 2016(2): 116-130.
- [9] Warner, M. (2005) Introduction. In: Parrinder, P., Ed., *The Time Machine*, Penguin Books, xiii-xxviii.
- [10] 黎婵. 《时间机器》: 认知陌生化与科幻新颖[J]. 世界文学评论, 2011(2): 81-84.
- [11] 侯铁军. “茶杯中的风波”: 瓷器与 18 世纪大英帝国话语政治[J]. 外国文学评论, 2016(2): 32-50.
- [12] 任晓晋, 侯铁军. 两性审美和欲望的焦点——论 18 世纪英国诗歌中的中国瓷器[J]. 外国文学研究, 2013, 35(6): 95-104.
- [13] 侯铁军. 中国的瓷器化——瓷器与 18 世纪英国的中国观[J]. 外国文学研究, 2017, 39(2): 72-82.
- [14] 侯铁军. 瓷盘里的中国——十九世纪英国柳树图案瓷器故事的中国缘起及其早期演变[J]. 外国文学评论, 2020(3): 5-27.
- [15] 陶家俊. 从唯美中国到圣人中国: 奥斯卡·王尔德的中国观及批评思想的嬗变[J]. 外国文学研究, 2025, 47(4): 62-72.
- [16] 周小仪. 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7] 葛桂录, 刘茂生. 奥斯卡·王尔德与中国文化[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4): 18-25, 169-170.
- [18]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时间机器[M]. 陈震,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
- [19] (1900) Dresden China. *The Artist: An Illustrated Monthly Record of Arts, Crafts and Industries (American Edition)*, **28**, 122-130. <https://www.jstor.org/stable/25581551>
- [20] Berling, K., Ed. (1972) *Meissen China: An Illustrated Histor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 [21] Wells, H.G. (2005) *The Time Machine*. Parrinder, P., Ed., Penguin Books.
- [22]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26) Manliness, n., 2. <https://doi.org/10.1093/OED/1156452325>
- [23]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26) Inhuman, adj., 1.a. <https://doi.org/10.1093/OED/1110266742>
- [24] 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25] McLean, S. (2005) Notes. In: Parrinder, P., Ed., *The Time Machine*, Penguin Books, 97-104.